

长篇爱情与现实生活小说

Chang Pian Ai Qing Yu Xian Shi Sheng Huo Xiao Shuo



山如染，水如翠，
鱼跃莲荷鸟儿飞。
朵朵十姊妹。

饮几番，醉几回，
孤坟青冢谁为陪？
滴滴相思泪。

十姊妹

颜斐 著

© 北京文艺出版社

十姊妹

颜斐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姊妹/颜斐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378-3583-1

I. ①十… II. ①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768 号

书 名 十 姊 妹

著 者 颜 斐

策 划 报时鸟文化传媒 / 范伟

责任编辑 金国安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12.7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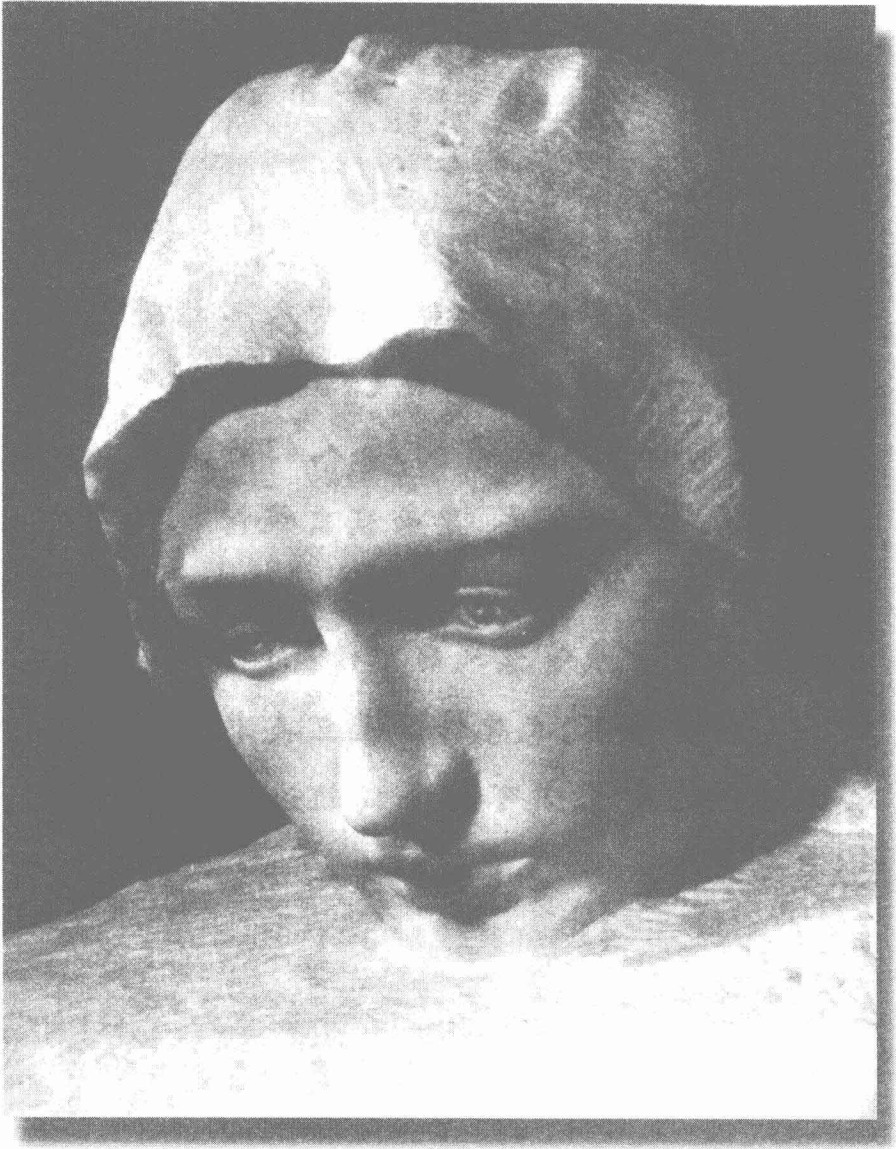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378-3583-1

定 价 26.00 元

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曾经梦想将来能够当一名作家，把自己写出的文学作品，让许多人去阅读，令人们脸上忽而绽开欢乐的笑容，忽而发出惋惜的感叹，忽而又流下忧伤的泪水。嗨，那才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呢！

对于现实，文学作品虽然是苍白无力的；但，它至少可以给我们这些世人以慰藉！

—— 颜 斐 自题



罗丹：《思》

本来我什么都不去想，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思想。

——《十姊妹》

序

我的案首摆着颜斐的两部即将付梓的“小长篇”：一是《十姊妹》，一是《苦鸭》。这两部作品均写于本世纪之初，但作品均以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写的都是凄美的爱情悲剧，都相当感人。

《十姊妹》讲述的是江南小城年轻的机械工程师徐江平的爱情故事。“文革”初期，徐江平因参加一机厂总工程师钟汉笙和电子仪器厂总工程师罗文弈以及其他有识之士发起的“振兴小城科技读书会”，被当时掌权的厂革委会打成“钟罗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戴上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被强迫劳动近两年之久。后来，经厂革委会副主任于树坤的推荐，参加一机厂重点项目“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算是从强劳中解放出来。那是一个春意颇浓的仲春季节，徐江平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设计任务，一方面却坠入同厂里描图员胡雯华（阿华）的爱河之中。作者把发生在“钱资荡”畔的不正常年代里的这个正常的爱情故事写得淋漓尽致，热烈美好。有江南小城春天的美景作陪衬，有关于“十姊妹”的凄美的传说和田园风光般的美景作为爱情过程的穿插，有一对心心相印的年轻人的迸发的爱情尽情挥洒，以景写情，抒情写景，物我两忘，犹如是篇幅较大的田园牧歌式的散文，真是美极了！在这一对年轻人发生于不正常年代的正常爱情的描写中，诸如“钱资

荡”畔月夜相拥，“十姊妹”花前的山盟海誓，徐江平陋室中的情感燃烧与理智控制等爱情场面的描写，尤其动人心魄。当然，徐江平与胡雯华的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爱情，是不容于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的。由于小城一机厂革委会主任朱兴强的同类，流氓成性的技术科长姚长青也看上了胡雯华，于是凭借他们的强权，便演出了一场夺爱的爱情悲剧：徐江平被除名遣送回乡，被迫远走皖南山区达八年之久才“落实政策”返回小城；阿华（胡雯华）则殉情自杀，长眠于当年她与徐江平定情的“钱资荡”畔的小岛上的凹口处。

《苦鸭》比起《十姊妹》来，少了点浪漫的色彩，而多了点悲剧的氛围。小说讲述的是小城城北乡青年农民“苦鸭”的爱情故事。“苦鸭”原名顾岳，其父原为小城银行的主任会计，“反右”中无辜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迫自杀，母亲一急之下双眼失明，于是母子被遣送到城北乡，在黄土岗的张角墩子下结庐居住，母子相依为命，宁与鬼魂为伴，不与人群混居，真有点离群索居的样子。尤其是他参加当年高考中考得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的成绩而不被录取之后，就安心在城北乡当农民，兼学点木工油漆等手艺，侍奉双眼失明的老母艰难度日，日子虽苦，倒也还平静。只是到了“文革”岁月，坏人当道，他们母子的日子就不平静了。尤其是“苦鸭”在丹金河的支流沙城河里救起了被城北乡革委会主任人称“骚屎甲猪”的邵家柱调戏侮辱后跳河自杀的上海女知青于秋霞之后，两个青年男女一方面由于相敬相怜，相知而相爱，结成连理，过上一段美好平静的生活，一方面摧毁他们平静而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悲剧一天天逼近，以至遭到灭顶之灾。那个被叫做“骚屎甲猪”的邵家柱发现没有就范的上海女知青成了“苦鸭”的妻子之后，便同秘书胡利平密谋一计，利用城北大队“开秧门”的日子，陷害“苦鸭”，企图霸占于秋霞，遂造成“苦鸭”瞎母被推落入河中死亡，于秋霞被迫死于屋中的骇人听闻的结果，“苦鸭”也被迫与恶棍邵家柱同归于尽。这部作品把美展示得更加充分，

把恶也揭示得更加深入，故事与结构也安排得更加紧凑，读来似乎更吸引人，也更耐人寻味。

《十姊妹》与《苦鸭》两部作品对美好爱情的描写与歌颂，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而两部作品中对制造悲剧的恶人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做的揭露与鞭挞，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仅此两点，这两部作品就值得读者诸君一读，并于读后有所感悟了。

作为一位小说作者，颜斐对江南水乡风情与景物的描摹，对两对青年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的描写，对两桩爱情悲剧的思考，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与一定的深度。这表明他对生活的发现与开掘已具有一个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眼力与技巧；而叙述技巧的相当娴熟，又表明他在小说创作上可以走得更远。但从这两部作品来看，对两组反面人物的描写略嫌简单化与漫画化，在小说的叙述与描写中具有较强的主观化的倾向，作者总是急于要向读者说明一些所谓“哲理”，这多少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反面人物的形象愈复杂愈立体，对他们的揭露与批判也就更加有力，更加深刻。这是一些不可违背的艺术规律。

颜斐上个世纪末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听过我讲的课，算是我的学生。读了他的这两部作品后，为他在小说写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也预祝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加可观的成绩，以圆他的文学梦。

是为序。

2007年7月8日

草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插图：赵日光)

人生的道路有时候就是如此，当你走上去了，但又明显感觉自己是走错了，这会儿要想回头重新再走的话，却又是不容易了。

——《十姊妹》



(插图：赵日光)

从东方升起的月亮,好像是一位刚强而有力的守护神,凝视着它所守护的大地和山川。

——《十姊妹》

目 录

十姊妹..... 001

文学与思考

——写在后面的话..... 186

山如染，水如翠，鱼跃莲荷鸟儿飞。朵朵十姊妹。
饮几番，醉几回，孤坟青冢谁为陪？滴滴相思泪。

第一章

接到小城县政府寄来的平反通知书以后，徐江平便安排好自己的各项事务，从皖南山区新杭镇坐车，返回离别已经有了八年之久的小城。

由于回到家乡小城的那一天，是仲春末的一个星期六的下晚，小城县政府落实政策办公室已经下班了，“落政办”的工作人员孔俊生，便安排徐江平在小城县委第一招待所一个三人房间里面住了下来。

安顿以后，徐江平带上了一些皖南山区的土特产——鲜笋和香菇，去看望原小城第一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于树坤。八年以前，当徐江平处



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于树坤曾经帮过徐江平的忙，因为那个时候，他对徐江平颇为欣赏。然而，此时的于树坤，原来就有一点儿秃顶的脑门，现在则显得更加的秃，脑门上的皱纹，也显得更加的深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一机厂管委会的主任了。

对于徐江平的登门拜访，于树坤非常高兴。两人多年不见，现在是一见如故，聊得也非常之投机。闲聊之中，于树坤告诉徐江平小城一机厂最近几年的变化。他说，厂原革委会主任朱兴强，由于是犯有迫害罪以及知青和军婚等刑事犯罪，在几年之前，被判了十二年徒刑；原厂革委会委员、厂技术科长姚长青，也由于其流氓和迫害罪被判了六年。现在的一机厂，已经逐渐地走上了正轨，正大批地需要像徐江平这样的技术人才，以便适应工业技术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他说他曾经多次向县里面打报告，要求给徐江平和当时受到过政治迫害的一些技术人员平反和落实政策，以便让这些人能够早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他还说他听来自多方面的消息说，徐江平在皖南山区那边干得非常不错。眼下，徐江平若是能够回来的话，他准备安排他担任自己的副手，主管整个一机厂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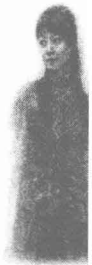
听完了于主任的这一番话，徐江平表示感谢。他首先感谢于主任，曾经给予自己的关照和帮助，其次感谢他现在仍然对自己的信任。不过呢，他同于主任算不上有多深交，再说他离开了小城已经有八年了。在这个八年中间，他又一直没有跟于主任联系过，这个时候，他似乎也就没有太多的心里话，好跟眼前这一位秃顶的于主任交谈。他原本还想跟于主任打听一下，厂里资料组原先有一个叫阿华的女描图员的近况的，可是话到了嘴边，他又硬生生地咽回了自己的肚子里。因此，他在于主任家并没有待上多长时间，就借着有几个客人前来探望于主任的机会，先行告辞回他住的小城一招去了。

跟徐江平同住一室的两个人，年纪比他都要稍长一些，一位是王浩

然研究员，他曾经是国家某部委直属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由于不服而连连上告，结果被上级部门判了个八年徒刑，“文革”初期，又被有关部门遣送来这小城边区的湖滨村劳动改造。另一位则是省城某冶金研究所的仇又平工程师，因他曾经从金属含量丰富的矿渣里面，提炼出了金、银、铂等一些贵重金属，并熟练地掌握了这一门新型的冶炼技术，而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专典型。

那一晚，他们这三个素昧平生的科技人员——日后这三个人，注定要成为这个小城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为小城的经济改革和科技发展，也为他们今后的人生之路，掀起了一场冲击性的浪潮。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这里不宜多谈——聚在一起，在小城的“开一天”饭店里面，喝了一点儿酒，吃了一点晚饭，并且畅谈了各自人生的荆棘坎坷以及酸甜苦辣，并对当时中国刚开始涌动起来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潮的前景，作了一番较为理性和深入的探讨。

王浩然和仇又平，都不是这个小城的原籍人，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因身上背负的政治问题，而被遣送来这里劳动改造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小城，还不能算是太了解。然而，徐江平就是这个小县城的人，这里曾经带给了他太多的伤心和痛苦。说句心底里的话，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对诸多的家乡人，却又实在不敢去恭维。这个因“文革”初期的武斗、派仗、以及中期的各种政治运动，而整死了好几百个人，致伤、致残了将近万把多人的小县城，实在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和标本，野蛮在恶性的膨胀，愚昧在极度的泛滥，中国人那种几千年以来所固有的劣根性——你比我好，我就看不得你，就要想尽办法去整治和捉弄你；你比我差，我就看不起你，就会傲慢和无礼地把你踩在脚底下——的心理，在小城的“文革”之中，得以了最充分和最根本的体现。因此，徐江平实在不想再回这个小城工作了。眼下的他，只等那



些平反手续，一经办理妥当以后，便立即搭坐长途汽车，远远地离开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无比忧伤和痛苦的家乡的小城，永远也不再回来。

那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徐江平跟王浩然研究员和仇又平工程师，就当时社会的很多方面的问题——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事业的、有管理的、有情感的、有文化教育的，也有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动态等方面的各种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意见。总之是，仲春之夜已经是很深很深了，他们才打住了话头，陆续地睡去。

2

第二天上午。徐江平又跑了一趟小城县政府落实政策办公室。可是小城“落政办”星期天不办公。值班人员孔俊生对他说：

“徐江平，你就在招待所里住下来吧，噢！反正又不要你去掏钱，你就耐心地住上一段时间吧，噢！星期一下午你再过来看一看吧，噢。因为有很多的手续需要办理呢。不过，有一点你请放心，对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县政府肯定是会有说法的，也肯定是会给你去补发工资和安排好工作的，你就尽管去放一百二十八个心吧，噢！”

“嗨！”看着值班人员小孔那一副似乎有一点儿不大耐烦的面孔，徐江平心里面想，“我倒无所谓你们安排不安排工作！况且，小城也留不住一些有本事的人！还是等这里的平反手续，一经办理妥当以后，我就立马回到皖南山区的新杭那一边去吧！”

新杭镇，虽然是皖南山区的一个小镇，虽然那里是一片深山竹海，一块穷乡僻壤，一个只有杜鹃花盛开其他都相对闭塞的地方，然而那里倒也是山青水清，人也亲啊！再说了，那里有着徐江平的事业，他是那



个小镇农机厂的技术厂长，并且还兼任着山镇科技协会的副主席一职，他在那里设计和开发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又颇受国内外许多用户的欢迎和好评，不像自己家乡人，给他的心灵和肉体上，带来了太多的伤痛。尽管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非常想为自己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他对诸多的家乡人，却实在是

不敢去苟同啊！

这一天，他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在步出了县政府的大铁门的时候，他就转身向了西边，沿着市区的老花街，在小城里面，悠悠地转了起来。八年多来，家乡的小城，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这么的破破烂烂。他转呀转的，便感觉到索然无味了起来，于是，他就转向了小南门的方向，到城外去寻找一处清净的地方，用来打发自己星期天这一天的时光。

出得城来，他先是傍着丹金河的边沿，向着南边的方向踽踽地独行而去。在他的印象中，倒是家乡小城的这条丹金河，在这绿意盎然的四月初的天光里，这上午八九点钟的阳光下，这徐徐拂动的春风中，汨汨地流淌着万点金色的波浪，向着芸芸众生的小县城，呈现出一派美的活的，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一条富有生机的流淌着金色波浪的丹金河，仿佛在向这个死气沉沉的小县城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比较开明的，不可逆转的改革和开放的伟大时代，将会很快就要到来了！

仲、季春相交的季节，是一个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欲望的季节。当徐江平漫步在丹金河的河边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清明节前夕的时分，丹金河两边的斜坡堤上，一层一层刚刚绽芽吐绿的杨柳、香樟、白杨和法国梧桐，就像是当年那一个城北乡的叫“苦鸭”的诗句：

两岸常青之树泛滥着翠绿，
远处传来船家动人的渔歌……

这诗句，凸现了春之女神那种无限的婀娜多姿的魅力。

在小南门往南一点儿，就是在丹金河与老鸦塘相交的河口处再往南一点儿的的地方，有一个小渡口。过了这个小渡口，就可以通往小城东郊的“钱资荡”。徐江平在这个渡口旁边的小店里面，买了一瓶小城出产的“封缸”酒，两包“海鸥”香烟，以及一些熟食甜点之类的食品。后来，当他又掏出了一枚两分钱的硬币，作为摆渡费付给了船家的时候，他便尾随了许多其他的男女老少，一起晃晃悠悠地，跨着登上了一条小木船，随后就在船工的摇橹和撑篙之下，这一船喧闹的男女老少们，便一起晃晃悠悠地渡过了流淌着万点金波的丹金河，然后又推，拉，携，扶地，攀上了丹金河的东堤岸大道。

若是顺着河东堤大道向南，行走不多远，便是小城东郊的乡野了。八年以前，徐江平可是经常来这里，除了刮风下雨，他差不多每一个星期天都要到这里来走上一走，那个时候，他只想找一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静静地看上一会儿技术书籍和外文资料，于是，他便选择了前面不远处的小岛。今天上午，他也想要找一处清静之地，一个空气新鲜，春光明媚，山清水秀的地方，来打发自己星期天这一天的时光。因此他想都没有去多想，便下意识地河堤大道上向东直插了下去，走上了这一条丹金河通往“钱资荡”的湖边的小路。

这一条小路的左边，是一片翻滚绿色波浪的麦田，很多的雨燕和比比鸟儿，在这片绿色波浪的上空欢快地翻飞和翱翔。小路的中间是一条长满了开着黄花的三蔓头，紫花的马兰头和紫豆豆，白花的苦野菜，拔出白狗尾巴花的芨芨草、车前草以及一些不知名野草的不足五尺宽的路面。小路的右边是隔着一道由柳树、苦楝、刺槐和桑树，以及树下河边密密的斑茅、艾蒿、菖蒲、野蔷薇，还有迎风飒飒作响的水芦苇等一些野生植物所形成的青绿色的屏障。这一道屏障以外，便是一片烟波